

## 南丁格爾：執燈的夫人

稽譚

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維多利亞女皇(Queen 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不用說，見過多少的名將公卿。不過，據女皇御醫科拉克(James Clark)爵士對一名女子說：“女皇預備見你，很是緊張，幾乎有些畏懼。”

這女子是誰？

芙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這次會晤，是慎重安排的。

科拉克醫生，同南丁格爾家是世交，給她家人看過病。1856年七月芙洛從克里米亞(Crimea)戰地醫院回到英國，收到科拉克醫生的信，邀她去蘇格蘭的樺樹苑(Birk Hall)度假幾天。

有社交經驗的媽媽聽到了，立刻興奮的說：“樺樹苑距巴默蕤堡(Balmoral Castle)步行只十五分鐘，是維多利亞女皇和亞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特地安排要在那裏見你。”

九月二十一日，科拉克爵士陪南丁格爾去見女皇。亞伯特親王保持安詳；維多利亞藍色的大眼睛，顯然流露出畏懼。在南丁格爾的溫和煦撫下，女皇立刻就放鬆了。不久，就喚皇家所有八名孩子皇子和公主都出來，同南丁格爾女士見面。

在九月到十月，他們有幾次見面。南丁格爾同亞伯特親王討論哲學問題，非常趣味相投。女皇知道南丁格爾常單獨旅行。有一天，女皇也照樣親自到樺樹苑來訪問她。在長時間的單獨談話中，南丁格爾提出她看到軍隊的問題，普通士兵缺乏教育和照顧，所得薪餉，往往浪費在酗酒上，並不寄回贍養家庭，建議組織委員會改進士兵健康和教育。女皇同意了，交政府辦理。首相是她家的老鄰居，作戰部長潘穆(Lord Panmure)是她的朋友，讓南丁格爾提名組成委員，皇家軍隊健康改進委員會，於1857年五月成立。雖然成就不如理想，但南丁格爾寄以很大的希望。

女皇說：“英國有兩位偉人：男的是李文斯敦醫生(David Livingston)；女的是芙洛倫斯.南丁格爾！”

1883年的一天，女皇主持一個儀式，發現南丁格爾在樓上觀禮的人中。事後，聽到女皇說：“想想看，芙洛.南丁格爾來看我！”

芙洛·南丁格爾只小女皇一歲。在許多年前，女皇即位後不久，二十歲生日，芙洛十九歲，曾同她姐姐在倫敦王宮晉見女皇。那時，他們都是少女，是媽媽帶他們去的。

維廉和芬妮·南丁格爾夫婦(William Edward & Frances Nightingale)，歐洲大陸長途旅行中，於1820年五月十二日那天，在意大利的芙洛倫斯(Florence)，產下了第二個女孩，就以她的出生地為名。

南丁格爾家非常富有。自己在安珀里園(Embley Park, Derbyshire)有廣大的宅第，夏天則到里涯荷斯特(Lea Hurst, Hampshire)海邊的別墅避暑，有時住倫敦，有成百的各種僕婢服侍。季節更換，住處也更換；在乘自用馬車旅行途中，順道尋親訪友，同他們短住交際；他們來訪的親友頻繁，有時可以接待幾十人住在家中，長達數月，宴無虛夕。

維廉·南丁格爾畢業於劍橋大學，事業上的雄心不大。他是個理想主義者，耽於讀書，家中藏書很多。最重要的，是注意進退應對，如何稱呼各級的貴族，親友，如何穿著，表現，禮儀得體，自小由芬妮親自教導；並請有家庭教師，教導兩個女兒音樂，藝術，和基本知識；維廉自己教育他們其餘科目，包括：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歷史，哲學，數學等。

母親和姐姐葩茨 Parthe 性向相同，注重衣飾，喜愛交際。既然是一家人，芙洛也同他們一起活動；不過，那不是她的興趣所在。芙洛寧願同父親一起討論哲學，政治問題。他從小就對研究疾病有特別興趣，並且有系統的作筆記；她也關心貧苦的人，隨時幫助他們。

1837年二月七日，十七歲的芙洛，聽到神的聲音，要交託她特別的使命。此後，她一直留心尋求神的旨意和引導。她隨著追逐宴樂，也覺著得有快感；但內心卻有歉疚。她等候神進一步的引導，在她身上顯明祂的旨意。

此後，她求母親讓她去作“善事”，但芬妮拒絕；她期望女兒作傳統的婦女，嫁個好丈夫。

美麗的芙洛，不乏門當戶對的追求者。有一天，在首相帕謨斯敦(Lord Palmerston)家，遇到密林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是主張改革的國會議員(後為 Lord Houghton)，也提倡教會的改革。他有學問，健談而風趣，二人甚為相得。只是在過從八年之後，芙洛終於拒絕他的求婚。另一個貴族的男士，也遭芙洛拒絕；母親把葩茨嫁給他。

芙洛漸漸知道，英國的高層社會婦女，終日不作一事。她認為那是可悲的人力浪費。而可憐的貧窮人家，年幼四五歲的孩子，就開始作童工！她又知道，父親的年收入，僅略低於維多利亞女皇，並沒有善於運用，以改善人民悲慘地生活，這是另一件可悲的事。她敏感的心靈，甚是不安。

芙洛厭煩所過“閒懶的忙碌”，那種無意義的生活，更鄙視那些矜持地位階級的表現，認為是“今生的驕傲”。

1842年，普魯士大使同他的英籍夫人基理斯汀·班生(Christian Bunsen)來訪。班生夫人是研究埃及學的學者，通曉哲學，神學，並關心教會的發展趨向。芙洛私下問她，如何可以幫助貧苦的人民。班生夫人甚感意外，從沒有人問過這樣的實際問題。她告訴芙洛，德國有個扶萊德納(Rev. Theodor Fliedner, 1800-1864)牧師，注重慈善事業，舉辦了凱司務慈婦女訓練所(Kaiserswerth Institute)，造就歸正教的女服務員，他們的名稱是“女執事”(deaconesses)，意為“服侍者”，或稱 nurses，意思是“傭婦”，不是現在的專業“護士”。弗萊德納把許多這樣的機構，先後擴展到世界各地。

芙洛讀了許多有關疾苦和社會問題的報告，越來越關心周圍的人民痛苦。

和衛醫生夫婦(Samuel Gridley & Julia Ward Howe)，從美國來，在南丁格爾家作客。他們是有名的慈善家，提倡監獄和社會改革。那是1844年，芙洛二十四歲，仍然未能實現她的理想，心中時常不安。

第二天早晨，芙洛就把客人拉到一邊，問他說：“和衛醫生，你想一個英國的少女，能不能到醫院裏工作，如天主教作慈善工作的修女一樣？”

“如果你覺得是神的呼召，可以隨你的感動去作，不論任何工作，只要是盡你的責任為善助人，不必管甚麼有失身分或不妥。決定你的目標，隨從引導，盡力去作，神與你同在。”

芙洛心中充滿了喜樂平安。

她更加努力於在貧苦人群中間工作，時常到鄰近的鄉村。英國上層階級社會，也作些關懷貧窮的善事，只是常說：“沒有時間。”芙洛卻是由於召命感，和內心真摯的愛，細心了解他們，也贏得他們的信任。一個貧窮的女人說：“我把一切心底的話都告訴了你，跟我的親娘並沒有兩樣。”

這使她感到滿足。同時，她盡力與驕傲掙扎：一切榮耀都是神的，人偷竊神的榮耀是不應當的，是罪。

母親和姐姐不喜歡芙洛跟他們不同：你想你特別！他們以為那是出於驕傲。芙洛在自己家人面前，要儘量的避免提到“護士”(nurse)那個字，他們以為那有損身分，跟“傭婦”同樣的意義；上層社會是要受人服事，不是要服事人。

在1846年，班生夫人寄給芙洛一份凱司務慈婦女訓練所的詳細報告證實那正是芙洛心上要在英國作的！

1848年，芙洛和博瑞布治夫婦二人(Charles & Selina Bracebridge)，結伴長途游歷歐洲和埃及，以為能得到心靈的安息。父母以為他們是知己可靠的朋友，同意他們的旅行。

在意大利，她訪問修道院，見到了虔誠的主持可倫芭(Mother Santa Colomba)，確切的告訴芙洛，神呼召她作特別的工作；並且印證神要她：

“完全降服自己的意志”。又對她說：“祂要求你作到最高，最完全。要小心。如果你違抗，必定極為有罪。”

芙洛遇到一個可憐的女孩菲莉斯泰(Felicetta Sensi)，很同情她。不過，父親雖然那樣富有，自己的錢並不多；芙洛甘願節省衣飾的費用，幫助她進修院學校受教育。

1849年七月三十一日，芙洛到了凱斯務慈！創辦人扶萊德納牧師夫婦歡喜引她參觀一切設施，並留她同女執事在宿舍過夜。芙洛的心靈高而且興，覺得是神的預備。第二天早晨，她自動幫助女護士，給流浪孤兒中的女孩們洗澡。

凱斯務慈的宗旨，是給予病人醫藥的照顧，同時讓他們得到屬靈幫助。所見到的，是敬虔，清潔，愛心，紀律，工作，信任。無限的平安。一切是完全無疵。芙洛對那萊茵河上的凱斯務慈訓練所，和扶萊德納牧師夫婦完全奉獻的精神，敬佩得無以復加。她只嘆息英國的婦女，被棄而不用！

1850年八月二十一日，芙洛回到英國。當她走進客廳的時候，母親和姐姐看到，很是驚奇。她向他們介紹帶回的貓頭鷹雅典娜。馬車伕又搬進來一大批書。

母親說：“在出門的時候，我們把你打扮得像公主一般，你那些華貴的衣飾哪去了？”

“我的衣服？我的床褥？在埃及，在希臘，在德國...我得有一身衣服穿著回來。”

1851年，芙洛同母親和姐姐去歐洲；踏上德國，芙洛自己又去凱斯務慈。這次是作女執事學徒。早晨五時起床，深夜就寢，中間只有三餐和下午茶，各有十分鐘休息。她每天筋疲力盡，但非常喜樂。到十月裏，再與母親姐姐會合回家。

倫敦的貴族婦女們，決定成立一個老年婦女療養院。一位朋友提名芙洛負責。1853年四月，芙洛的條件是接受病人不分宗教信仰，雙方同意。八月，在哈利街(Harley St.)的療養院裝修完畢，正式開幕：有熱水，護士宿舍，並醫療設備。母親和姐姐認為是有失身分，一直反對；但父親撥給芙洛大筆的固定津貼。

芙洛知道是神的旨意。她的意志堅定，不顧任何人反對，盡心愛顧病患。療養院非常成功。開始的時候，最反對她的克蘭華茨夫人(Lady Cranworth)，後來竟在倫敦到處宣揚芙洛。

著名的作家，也對芙洛發生好奇心，寫她的故事。

1854年三月，英國和法國聯合，對俄國的尼克拉沙皇宣戰。主戰場在黑海邊的克利米亞。

十月，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戰地報導，說到英軍的傷患無人照顧，景況悲慘。社論呼籲：法國的傷兵，有“仁愛修女”看顧；“為甚麼我們沒有仁愛修女？”

十月十五日，芙洛收到她朋友赫伯特(Sidney Herbert)，當時的作戰部長，來信說：“我知道，在全英國，只有你一人能夠組織並領導這樣的派遣隊。如果你願去，政府將授權並支持你。...”

六天後，芙洛組織了三十八名經過訓練的護士，購備了醫藥供應品，縫製制服，用具，並有三萬英鎊捐款，有法萊斯特夫人(Lady Forester)和南丁格爾家，並許多人的捐獻。

1854年十月二十一日，英國婦女護士團，在芙洛倫斯·南丁格爾率領下登船出發；經過法國馬賽，購買更多供應品，於十一月五日，到達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近郊的司克塔里(Scutari)。

英軍的總司令萊格蘭爵士(Lord Raglan)，是一位曾參與滑鐵盧戰役的名將，失去一條臂膀。

管轄康士坦丁堡的斯泰浮爵士(Lord Straford)，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如同統治的帝王，住在宮邸中，有二十五名僕役侍奉。

郊外軍醫院的情形，使芙洛吃驚。收容了約三千名傷患；地磚剝落，病房裏有許多老鼠和虱蚤，每天每人的用水僅有一品脫(八分之一加侖)，一個月輪不到洗一次澡。

廚房沒有廚司，由幾名士兵負責；連適當的鍋灶也沒有，只有十幾個五加侖的桶；煮而沒有滾沸的溫水，丟進幾塊肉，就算是湯。在此之外，沒有病人特備的飲食。整個醫院，是土耳其軍隊廢棄的營房，設備原不充分；現在水道不通；病房中十分擁擠，就地鋪些乾草，算是病床，其中臭氣沖人，庭院中糞便橫流。芙洛看了，既驚心，又悲傷，認為無異人間地獄！她忍住同情的眼淚，然後轉為憤怒。

醫生們對護士的政策，是不合作，不友好。負責醫生告訴芙洛：“你們得允許住在這裏，但非經請求，不得幫忙。”

但芙洛不能坐視。她看到傷患的耳，眼，手，腳，血污骯髒，而且營養不良，缺乏照顧。用她自己帶來的錢，首先買掃帚，洗刷用具，裹傷繃帶；並廚房的鍋灶，刀叉；以至手術用的桌子，和間隔的帳幔等物。醫生們不僅不歡喜，反而感覺厭惡：為甚麼她有這多資源，而我們幾乎沒有？

她又僱用土耳其工人，修理陳舊的病房；僱用婦女幫助清洗；買了六千件病人的衣袍，二千雙襪子，並睡帽，拖鞋等。到次年一月，廚房已經能夠供應病人的特別飲食，並在病床上放了所需食物的標識。

芙洛負責行政，以身作則，同甘共苦。在年盡以前，接過了醫院的日常事務。她為護士們置備冬衣，鞋，同他們一起吃飯；以至護士們驚奇，從來沒有看見過上等階級的英國婦女，肯這樣作。她分派護士們，接過了廚房炊事，負責醫院的清潔，照顧傷病。她自己用一個屏風間隔，住在儲藏室裏。

她寫信給作戰部長，要求醫藥並其他供應。她抱怨著比起法軍的設備齊全，供應豐富，英國對不起他們的兵。伴同芙洛去那裏的博瑞布治，見到實際情況，忍住眼淚說：“英軍就這樣給糟蹋掉了！”

南丁格爾家人寫信說：芙洛的名聲已經遍傳全國，被視為英雄。但她說：一切榮耀該歸於神，她自己不過是神的器皿，甘願喝那當喝的苦杯。

赫伯特部長夫婦竭力支持芙洛，輸送她要求的供應品。不過，他們太熱心了些，也送來了一百名未經訓練的護士！那些不服約束的婦女，給芙洛和她的同工很大麻煩：有的懶惰，散漫，有的品行不端，被芙洛遣送回國。

女皇也是芙洛熱心的支持者。女皇託她向忠勇的榮譽戰士們問候，祝他們早日康復；並囑作戰部長，將芙洛的情形和需要，隨時報告女皇陛下。

英軍醫院現在也漸上了軌道。在芙洛建議下，設立一名軍官任總理，下有四名助理，分別負責：日常行政，購買食物，購買衣物用具，並管理醫生。

1855年三月，英國政府改組。作戰部長換了潘穆爵士，芙洛的朋友另一位朋友蘇滋蘭醫生(Dr. John Sutherland)，從英國派來率團視察衛生情況。他認為醫院的條件無異謀殺。立即開始改進，其一是派來法國名廚松宜(Alexis Soyer)，負責烹調簡單而營養的食物，使復健有很大進步，士氣提高。

芙洛對護士們的管理很嚴格，制服的設計，就是為了簡樸實用，而不華麗美觀。她規定：在晚間八時以後，任何護士不准進入病房，只有她自己，手執一盞燈，巡視傷患，所以贏得了“執燈的夫人”(The Lady with the Lamp)的稱號。

不過，有光照不到的黑暗，就是人的心。在芙洛的護士中間，竟然出了背叛的猶大。一名她認為可靠，派管理捐贈物品倉庫的，偷盜東西，也偷芙洛的衣物；被發覺後，遣返英國。她卻到處造謠毀謗，說芙洛從中偷取捐贈的物品。

芙洛在管理和寫信之外，還親自護理病患，幾乎所有在院的傷病，都經過她洗傷包裹。她工作從早到晚，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談休息了。在以前，住院傷者的死亡率，差不的是一半，以至有人說：當兵不死在前線，要死在醫院裏。到四月，死亡率減低到百分之十，而且在繼續降低。

1855年五月，芙洛渡到黑海對岸巴克拉華(Balaclava)，更近前線的醫院。經她調養復原的士兵，成千的來向她歡呼：“英國的英雄女兒，士兵的朋友！”她深受感動，只說：“榮耀歸於神。”

芙洛病倒了。

醫生說：她染上了克里米亞熱病，昏了過去。她極虛弱，說話仿佛耳語，難以聽見。

五月二十四日，她聽到外面護士急切的阻止人進來。

“沒錯，這是南丁格爾女士的房間，我叫萊格蘭，她跟我很熟！”進來的是英軍統帥。他說：“我會打電報給女皇陛下，報告你已經脫離險境。她一直關心問你。”

離去的時候，萊格蘭勳爵說：“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鮮花。”

“那是士兵們，他們對我很很親切。”

“士兵們？那些野畜生會這樣？”

芙洛看出萊格蘭很疲弱，健康極差。六月，他去世了，是辛勞過度的結果。

蘇滋蘭醫生說，病倒救了芙洛，否則她也會因勞致死。她的病已經沒有危險，回到司克塔里調養。

不久，女皇從倫敦送來一枚襟飾別針，是皇夫亞伯特親王特別設計的，上面是三顆大鑽石，每顆周圍五粒小鑽石，成為星狀；邊上刻著：“憐憫人的有福了”；中間一個紅十字架，並有一頂皇冠，有女皇名字簡寫的“V.R.”。下面一面旗旗寫著：“克里米亞。”背面刻著：“給南丁格爾女士，感激她忠誠看護女皇英勇的士兵。維多利亞女皇贈於 1855”。

1856年，英國首相派人去調查克里米亞軍醫院的情形。政府正式公告：“女皇陛下任命南丁格爾女士為英軍醫院女護士隊總監。”

二月二十八日，克里米亞戰爭正式結束。芙洛看最後一名傷病離開醫院。然後，於七月十六日離去，經巴黎返回英國。她知道英國各界準備給予盛大歡迎，所以從倫敦乘火車，悄悄回到在里涯荷斯特的家。

她認為“偷竊神的榮耀是可恥的。”而且總以為自己是失敗的。所以寧願安靜工作，常是同時作許多工作。父親為她在倫敦買了一幢房子，住在那裏。

芙洛寫了一本護理手冊(*Notes on Nursing: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出版後，很受歡迎。但她所寫另一有關神學的書，則被認為立論有瑕疵。

1860年六月二十四日，芙洛四十歲生日。

“南丁格爾護士訓練學校”(Nightingale Training School for Nurses)正式開學。在她回英以前，國內的貴族，友人，包括皇家支持者，組成了一個“南丁格爾基金”，從其中撥出四萬五千鎊，開辦這世界第一所正式護士學校。

同年，在芙洛建議下，軍醫學院也成立收生。

1870年以後，芙洛稱病很少外出，常住在倫敦。不過，她除了神經衰弱，沒有顯然的疾病，卻終日臥床不起。但她仍閱讀各樣社會問題，救濟疾苦，推動改革，其中有印度的醫藥改進建議。蘇滋蘭醫生和其他朋友，則幫助她奔走。後來，她的父母，姐姐，和親友，相繼去世。

芙洛孤獨的進入二十世紀。

1901年，芙洛眼睛失明。1907年，英王頒贈她“Order of Merit”，是第一名婦女獲此榮銜。但對於她無甚重要。

1910年八月十三日，芙洛倫斯·南丁格爾在睡眠中安然離世。她有遺囑，不接受葬於西大教堂(Westminster)的榮譽，安葬在家鄉的教堂墓園裏。墓碑上有個小十字架，只刻著：

F.N.  
BORN 1820  
DIED 1910

但她的名字，常銘刻在許多人的記憶裏。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http://aboutbible.net)